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47  
9 April 1987

CHINESE

第二七四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4月9日星期四，下午4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茨韦特科夫先生	(保加利亚)
<u>成员国</u> ：	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刚果	阿杜基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劳腾施拉格尔先生
	加纳	格贝霍先生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菊地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特斯先生
	委内瑞拉	帕冯-加西亚先生
	赞比亚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 2 号 DC 2-750 室）。

87-60373/A

下午4点2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7年3月25日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8765)

1987年3月31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8769)

主席：根据安理会在前两次会议上就这一项目所做的决定，我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巴巴多斯、布尔基纳法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埃塞俄比亚、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圭亚那、印度、牙买加、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卡塔尔、塞内加尔、南非、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南斯拉夫和津巴布韦的代表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多斯特先生（阿富汗）、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莫希乌丁先生（孟加拉国）、巴罗先生（巴巴多斯）、乌埃德拉奥戈先生（布尔基纳法索）、马克西莫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拉贝尔吉先生（加拿大）、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切萨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巴达维先生（埃及）、达德塞先生（埃塞俄比亚）、比弗特先生（加蓬）、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萨纳利先生（圭亚那）、戴加勒汗先生（印度）、巴尼特先生（牙买加）、阿布拉桑先生（科威特）、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莫亚·帕伦西亚先生（墨西哥）、道尔金策伦（蒙古）、本努纳·卢里迪先生（摩洛哥）、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阿斯多加·加迪亚女士（尼加拉瓜）、加巴先生（尼日利亚）、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

卡瓦里先生(卡塔尔)、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曼利先生(南非)、维杰瓦德内先生(斯里兰卡)、阿卜杜先生(苏丹)、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库阿西先生(多哥)、梅斯蒂里先生(突尼斯)、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其贝迪先生(乌干达)、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裴春宁先生(越南)、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根据安理会第2740次会议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祖泽先生(赞比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第2740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以保加利亚代表的身分发言。 1986年发生了三起重大的国际事件：在维也纳举行的争取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大会，在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以及大会关于纳米比亚的第十四届特别会议。这三大事件以及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对该项目的审议强烈证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会员国决心根据《宪章》进行一切努力和采取一切步骤，以立即给予纳米比亚独立。这些和目前的审议都表明，安理会对最后解决这一问题负有重大责任。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认为，在审议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该遵循本组织的《宪章》，遵循安理会的决定和国际社会在我提到的那些享有崇高信誉和具有代表性的论坛上提出的建议和作出的结论。我要简单地提一提其中的共同点，即人们极其希望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履行其义务，为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现在正是恰当地采取行动的时机。自1966年以来，大会每年都通过有关

纳米比亚独立的决议，谴责比勒陀利亚的政策。安理会也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以确保本组织的决定得到执行。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第385(1976)号决议和载有一项计划和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具体方法的第435(1978)号决议。非洲统一组织也通过了多项决议，不结盟运动也发表了许多宣言，呼吁立即解放这一蒙受深重苦难的国家。没有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对这些决定产生的政治、法律和道德义务持有疑问。

由联合国、各个最具有威望和代表性的区域性组织及全世界承认的运动所作出的这些决议和决定，也没能使南非结束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纳米比亚的局势正在不断地恶化。比勒陀利亚一如其份地利用军事与警察恐怖的手段扼杀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斗争，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且，纳米比亚领土正被利用来对邻近的前线国家进行侵略。

因此，国际社会把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看成是对纳米比亚人民和整个南部非洲区域的侵略，是非常正确的，这种侵略必然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也是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充分履行自己的责任，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侵略，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另一原因。

我愿在此声明，保加利亚人民和政府完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我们将继续向他们提供毫无保留的支持，帮助他们赢得独立。我们支持前线国家反击南非的侵略。我们欢迎西南非民组外交事务书记在安理会上的发言以及他对纳米比亚当今局势的深刻分析。

我们已有一个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纳米比亚独立的全面的法律和政治基础，它同南部非洲真正的现实情况构成了强烈的对比，造成这种局面不仅仅是因为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拒不放弃它的殖民地控制。人所众知，比勒陀利亚在政治、经济、军事、核领域和其他领域中从它的盟国那里获得帮助与支持是纳米比亚独立的主要障碍，它们鼓励种族主义南非对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采取傲慢的态度。国际公司正

在掠夺纳米比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帝国主义垄断势力和南非在压迫性当局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勾结使得南非得以继续占领纳米比亚至今，对南部非洲区域实行恐怖统治。这并不是什么新见解，我们即不是头一个、也不是唯一指出这些事实的国家。

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都承认这一情况。国际社会强烈拒绝纳米比亚非法占领当局为维持南非对这一领土的统治而发布的任何所谓的法律和文告。这些都是非法无效的。我们对南非吞并沃尔维斯湾和属于纳米比亚岛屿的企图也采取同样的立场。

同时，我们继续要求无条件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它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有效基础。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非殖民化的问题，与安哥拉境内古巴军队的存在毫无关系。我愿在此提出，我们完全赞成秘书长报告中关于435(1978)号和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意见，他说他不承认这一先决条件，不能接受把它作为继续拖延纳米比亚独立的借口。

这里应当指出，我们义愤地拒绝南非代表在他的发言中对安全理事会的粗暴威胁。某些国家以前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三项方式的失败及其因此而造成的麻烦，只能使我们更加坚信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强制性制裁。我要指出，在去年的本届联大上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指出：

“……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和强制性……是促使南非遵守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和决定……最有效的和平手段。”（大会第41/39B号决议）

大会在1986年11月通过的这项决议中呼吁安理会采取这样的制裁。

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全面、强制性制裁的效力。非洲最近的殖民历史给我们提供一个这种措施产生积极效果的例证——这就是从前的南罗得西亚。

我们完全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是争取纳米比亚独立最直接的途径。这样的解决不仅有助于一项正义事业的胜利，而且能够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为此，保加利亚代表团支持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并将投资成票。

现在我恢复主席的身分。

古巴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古巴）：美国代表沃尔特斯先生在今天早上的发言中再度企图歪曲事实和真相，显然是想混淆国际视听。对他的话应该加以驳斥。

美国代表在看来是顺便提到古巴时想以大使的身分来达到他多年作为中央情报局助理局长时所达不到的目标。

沃尔特斯先生对卡斯特罗总统在哈拉雷发言的歪曲骗不了任何人。值得一提的是，第八届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是在九月而不是美国代表所说的在十二月举行的。卡斯特罗总统在对会议的发言中说：

“种族隔离是殖民制度的直接后果，这个残暴的制度强加掠夺非洲人民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在世界各地把非洲的儿童作为奴隶贩卖。种族隔离只是靠着美国及北约国家的支助才能维持，它们视南非为战略盟国、原料来源、投资和跨国公司谋取暴利的市场，这一切都建立在牺牲千百万非洲人的血汗上面。”

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在同一声明中还表示：

“我们并不是仅仅在口头上声援非洲解放运动及反对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英勇立场。在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古巴的革命志士曾在几内亚比绍和安哥拉同阿米卡尔·卡布拉尔和阿戈斯蒂纽·内图并肩作战；其中有些人为此崇高事业献出了生命。1975年，当南非入侵安哥拉，占领了其过半的领土时，尽管古巴与非洲远隔重洋，但古巴的革命战士也曾同英勇的安哥拉兄弟们共同战斗，抗击种族主义军队，将其朝着纳米比亚边界驱回了八百多公里，从而向世界表明，南非军队同希特勒军队一样，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尽管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小国来说意味着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但由数万古巴革命战士组成的部队同光荣的安哥拉武装部队一道，在过去十年中保持警惕，以防1975年的事件重演。

“我们同非洲的合作并不仅是军事性质的。一万五千多名非洲青年正在我国免费学习，数千名古巴医生、教师、技术人员和工人正在非洲大陆无酬提供服务。我国已有二十五万多名爱国者作为战斗人员或提供援助的平民在非洲执行任务。这些完全无私的声援努力打破了美帝国主义者和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美梦；他们无法想象，昨天曾被征服、殖民和奴役的国家现在能够进行这样的合作，建起如此不可攻破的壁垒抵抗侵略。

“美帝国主义者和南非种族主义者正竭尽全力迫使古巴的革命军队从安哥拉撤出，企图以此作为纳米比亚独立的条件。安哥拉政府和古巴政府已对此做出了一致答复：执行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号决议，停止对安哥拉的侵略威胁，停止肮脏的战争和对雇佣匪徒的支持。在此之后，在安哥拉南部保护战略干线的二万多古巴战士将开始逐步撤走。只有在安哥拉和古巴两个主权政府认为适当的时候，剩下的古巴军事人员才会无条件地撤走。

“问题的关键是，只要南非存在种族隔离，只要统治该国的是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政府，安哥拉和南部非洲其它国家就无安全可言，纳米比亚的独立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因此，我在此坚决宣布，古巴军队在安哥拉驻扎是基于原则的，并非出自古巴的私利或对威望的考虑。一旦种族隔离寿终正寝，一旦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复存在，没有国家受到威胁，纳米比亚就将立即独立，那也就不再需要古巴的一兵一卒，古巴军队完全从安哥拉撤出就可立刻开始了。当然，安哥拉——我们一直并将继续忠实地尊重它的主权——可在任何时候决定是否需要我们军事人员留下。以上所说的话是表示，只要南非的种族隔离还存在，我们就愿意将军队驻在安哥拉。”

因此，美国代表在发言中表现出来的操纵一切和不情愿的特点是很明显的。但是，值得再次提出的是，正是在美国通过中央情报局——沃尔特斯先生当时担任助理局长——支持南非侵略行径真相大白的情况下，古巴军队进入安哥拉抗击种族隔离政权的武装侵略。

如果他们真象美国代表说的那样希望看到消除种族隔离制度，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继续否决对南非种族主义者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他们为什么提出不断被大家驳斥的理论极力地阻碍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他们为什么违背非洲各国人民要求保证非洲大陆非核化的意愿、继续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包括核方面同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勾结呢？

今天上午沃尔特斯先生的发言是为了转移视线，让人们不去注意美国政府违背联合国的意愿和决定继续支持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这一事实。这就是那些企图阻碍联合国进行有效工作的人采取的行径。

但是，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已经向全世界表明其为独立而斗争的决心。这种决心以及已经近在眼前的最后胜利是美国佬在



安全理事会里的否决所不能否决的。 当一个象纳米比亚人民这样英勇果敢的民族竭尽全力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时候，臭名昭著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的操纵、歪曲、谎言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是完全无济于事的。

主席：据我了解，安全理事会已经准备就绪，将摆在面前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如果没有人反对，我现在就将这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现在请那些希望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布奇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欢迎你和贵国保加利亚来主持安理会的工作。 在祝贺你的同时，我希望在这里再次指出，你在我国工作多年，你的才干和友谊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相信，安全理事会将从你的干练领导和卓越才干中获益不浅。

我也要感谢我们的同事和朋友德尔佩奇大使以极为认真的态度，领导才干和奉献精神主持了三月份的安理会工作。

纳米比亚问题再次出现在安理会上。 这是安理会在刚刚几周前辩论种族隔离问题之后发生的。 真正的问题是种族隔离问题，这是折磨着南部非洲的危机的中心问题。

纳米比亚局势是一再出现在大会和安理会面前的问题之一。 然而尽管大会和安理会作出种种努力，仍未取得进展。 相反，如果说在种族隔离方面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就是局势进一步恶化，而不是改善。 我们在2月20日的讨论中就看到了这一点。

我们收到了秘书长关于纳米比亚的一份新的报告。它是1987年3月31日提出的，载于第S/18767号文件中。阅读这份报告不给人以启发吗？报告表明持续存在着阻挠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巨大障碍。在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通过第2145(XXI)号决议二十多年、以及安理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近十年后，这些障碍使得独立进程陷于僵局。

事实是，这些年来毫无改善，纳米比亚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联合国一再表达的意愿遭到无视，纳米比亚领土被用来进行军事行动。1985年底似乎可望就第435(1978)号决议中规定的选举的原则达成协议。这些选举应按照比例制举行。但随后一切又重新付诸讨论。停火协定未能达成，因此也不可能着手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来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包括建立一个联合国过渡小组。

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应该认识到，这种局势给联合国每一个机构的声誉蒙上了一层阴影。纳米比亚的目前局势严重违反了人民的独立权利，严重违反了自决原则。它使得一种殖民局势在本世纪的后半时期内继续存在，而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恰恰是非殖民化。本组织是非殖民化伟大进程合法的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论坛。

在南非和纳米比亚，通过种族隔离进行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南非内外，种族隔离本身就是施行暴力的政策。确实，维护种族隔离政权不可能、事实上也不是一种消极的行动。该政权一直发出先发制人的威胁，最后导致下手采取侵略措施。南非自己身受其害，纳米比亚也是如此，因为它被用作发起所谓自卫行动的场所，而这种自卫行动是如此积极，以至于变成了侵略行动。

秘书长的报告声明，由于南非政府制造了联系解决的问题，秘书长无法执行赋予他的使命。我国代表团认为，不能允许一个会员国以外国部队在安哥拉的存在为借口来阻挠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认为，古巴部队在安哥拉的存在与有关的决议毫无关系；该决议必须得到执行，不能将它与任何有关第三国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在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近十年后，这些辩论仍然不可能避免一再成为老生常谈，这危及了安理会乃至整个联合国的政治信誉。因此，现在必须以一种更坚决的态度来对待种族隔离及其后果——纳米比亚问题。

但尽管如此，在我们采取最后的办法——诉诸全面和强制性制裁之前，我们希望赋予秘书长进一步的使命。这次的使命和过去的不一样，应该伴之以具体的期限。一旦期限已过而第435(1978)号决议仍未得到执行，那么就执行制裁。

确实，提交给安理会的决议草案没有恰当地注意秘书长在整个纳米比亚问题的错综复杂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它没有适当地承认，秘书长自己在报告中呼吁进一步努力，建立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我们认为，只能在更为积极的外交进程的范围内来考虑强制性制裁。

出于这些理由，意大利代表团打算弃权。

主席：我感谢意大利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布朗先生（法国）：出于我国代表团多次提及的理由，法国不支持采取全面和强制性制裁。我们赞成法国及其欧洲经济共同体伙伴一直在执行的逐步和有限

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更为有效，一方面向比勒陀利亚政府施加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又留有对话的余地，因为没有对话，南非就不可能有和平解决。

但尽管这样，我国代表团还是希望强调一下纳米比亚问题的特性。众所周知，我国一贯积极参加使该领土完全独立的努力，并已中止了参与接触小组的活动，因为我们认为该小组已完成了工作，应该着手执行解决计划。不应附加与它的使命毫无关联的条件。

自从我国中止参与接触小组的活动以来，当我们觉得无法投票赞成有关纳米比亚的案文时，我们就弃权，尤其是在联大进行的表决。这一立场的逻辑是寻求维护我国在适当时候再次在纳米比亚独立进程中发挥适当作用的可能性。根据这一逻辑，法国将在表决安理会面前这项决议草案时弃权。

劳滕施莱格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解释有关我们面前这项决议草案的立场之前，请允许我简单地谈谈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说的关于向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一番话。

众所周知，当联邦政府得知有关向南非非法提供蓝图的事情时，它立即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仍在进行中，其结果将在适当时候转交给联合国有关机构。然而，有一点是已经明确了，即联邦政府从未以明确或默认的方式赞成向南非进行非法供应。我还要强调，我们丝毫没有损害美国的空中禁运。

我现在要解释我们对摆在面前的决议草案的投票立场。我们赞同几乎所有发言者在安全理事会这场辩论中重申的政治目标：必须毫不拖延地在行使纳米比亚人民自决权利的基础上立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联合国解决方案，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全世界公认的，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途径。对在实施这项决议中出现的拖延，我们大为失望。但我们坚持认为，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将不会加速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恰恰相反，这种制裁只会加剧对抗，并僵化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因此，我们不能支持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

主席：我现在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以举手方式进行了表决。

赞成：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刚果、加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赞比亚

反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意大利、日本。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9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由于有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该决议草案未获得通过。

我现在请那些要求在表决后发言的代表发言。

格贝霍先生（加纳）：我在这个不寻常的时刻要求发言，是为了代表驻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对这场历史性辩论增添了一个简短的收场白。

我们尽可能简明扼要地、有说服力地提出了反对种族隔离、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不能接受的拖延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实施的论点。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几乎在辩论中发言的所有代表团都支持我们。令人遗憾的是，安理会刚才进行的表决竟是这样的结果，致使在这个问题上考虑的所有行动都不可能采取。安全理事会独一无二的否决机器具有讽刺意味地确保了南非的利益得到保护，而纳

米比亚人民再次注定要在枷锁下生活，直至那些与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看法一致的国家打算给予纳米比亚自由为止。

参加辩论的人数众多，发言者几乎一致谴责南非在拖延纳米比亚自决中所起的作用，更不要说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的主张的强烈支持，所有这一切雄辩地、令人宽慰地证明，安理会对这一问题的审议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

我谨代表驻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对所有那些发言赞成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并反对屈服于政治诈骗的国家表示感谢和赞赏。至于那些投票反对由不结盟成员提出的这项决议草案的国家，我们只能希望他们将最终接受历史的判决。我们曾经料到他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确实，我们逐渐地与他们与这种态度联系在一起。过去当争取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许多其他殖民地独立的斗争正在进行时，我们看到过类似的态度。今天，他们不能够积极地为过去拒绝促进这些领土的独立而辩护。他们只是出于利润或军事声援的原因给数百万殖民地人民增添了痛苦。

尽管我们承认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的合法性，但那些投了反对票的常任理事国会不会责怪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否决权再次被蓄意用来阻止安理会取得唯一可能的结局，——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当我们指出，他们把他们在纳米比亚并在那里经营的几千个朋友的利益置于绝大多数纳米比亚人的利益之上时，他们会不会向我们提出抗辩？当我们推论，他们把Debeers戴比尔斯公司、Rio Tinto锌公司以及其他贪婪无情的跨国公司的利益置于纳米比亚人民神圣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上时，他们真得会对此感到惊讶吗？我们不明白，把少数人对利润的贪得无厌和就业机会放在数百万同胞的自由和人权之前，这是什么世道，这是什么文明？历史将作出判决。

当联合国创始人授予安全理事会否决权时，他们这样做是除其他事项之外确保关于实质性问题的决定获得最强有力的协商一致。我们认为，今天否决的发生是对产生了这个独一无二的决策方式的崇高希望的否定。今天，少数国家或无意地

使用否决权来阻止采取实现《宪章》制定的自由、独立和主权的目标的行动，否决权也许是无意地被用来保护一个所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同意必须惩罚的恶作剧的国家。

我请大家忆及《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第一段，或者大会第1514(XV)号决议，该决议宣布：

“使人民遭受外国奴役、统治和剥削是对基本人权的剥夺，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以及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障碍物。”

同一宣言的第五执行段要求：

“在托管领土及非自治领土或其他尚未取得独立的领土内立即采取步骤，按照这些领土上各民族自由表达的意志，不附带任何条件或不加保留地将一切权利移交给他们……”。

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挫败的正是这些原则、以及《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正是实现纳米比亚人民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力的努力。我们在此要把反对票和弃权票区分开。因为后者只是不能支持我们提议的作为对南非施加压力手段的制裁，而那些投反对票的国家必定心中明白，这是违背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明确意愿的。

因此，我们认为，今天的反对票只有一个目的，即让比勒陀利亚为其朋友们感到自豪，因为归根到底，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在安理会中保持美国和联合王国对经济制裁的否决。

本组织非洲国家成员对安理会的希望又一次破裂，这对他们是一个痛心的事。甚至都没有与起草者就其缺点——如果有的话——进行对话，这些建议就被拒绝了。好象有人曾经希望这些建议会成为否决的借口。我们要问：这种事态还要持续多久，纳米比亚人民还要遭受多少苦难才会最后使人为之悲痛？纳米比亚的男女儿童正死亡于剥削与残暴，这难道与你就没有关系吗？全世界亿万人民同声要求制裁一个受到国际谴责的政权的呼声，难道就没打动你们的心吗？由于在东欧某地有人被关押你们这些国家不也呼吁制裁吗？同样，历史将会作出判决。

现在，让我代表非洲集团再次申明我们对纳米比亚人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组的坚定声援。他们这一回合没有成功，但他们的斗争肯定没有失败。战斗必须继续，胜利必定到来，因为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国际社会除少数国家外，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坚决拥护纳米比亚的独立。

对所有其他为发出正义呼喊而参加辩论的代表团，非洲集团不胜感激。对那些以其投票而强调了立即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重要性的安理会成员，我们感谢不尽。非洲将再次要求你们的理解和支持，以期使纳米比亚获得自由。

沃尔特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古巴代表对我的有伤大雅的人身攻击，必须予以断然驳斥，我就要这样做。它无外乎给我们的辩论人为地添加了无凭据、不真实和不能接受的谬论。

我们为自己在起草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我们认为，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正是本机构的真正职责。我们将继续寻求对纳米比亚问题的和平与公正的解决办法。



伯奇先生（联合王国）：加纳代表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对我国投票反对这一决议草案的动机提出了一大堆指责，这些指责都是完全不对的。我要强调，我们所有在辩论中发言的代表团都对纳米比亚有着共同的关注、共同的目标，即应该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同样关心纳米比亚人民。我们的分歧只是在于执行的手段，这完全是合理合法的意见分歧。

这次我们进行了相当长的辩论，我不想再提那些论点，但我想建议加纳代表和任何误解我们立场的其他人，再读一下我今早的发言。

主席：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参加第2730次会议的西南非人组外事书记古里拉布先生想作进一步发言。经安理会同意，我现在请他发言。

古里拉卜先生：我已在4月6日的实质性发言中讲了所有我计划在辩论中要讲的话。我不想再重复。现在我只想说我没有听到任何新鲜的东西。我没有看到安理会西方成员全体或者其中几个成员采取的立场有任何改进，这一点我在发言中讲了很多。因此，我不想撤回一个字。

作出决定的时间到了，我们得到了可预见的结果。还是这几个国家再次不甘孤立地捍卫种族隔离制度，反对纳米比亚的独立，尽管他们的激昂慷慨的发言讲的是相反的内容。他们的否决目前、或许今后多年可以阻挠安理会大多数国家的意愿。但否决却压不住我们人民解放自己的意志和决心。

同时，我们不会被吓倒，我们将继续努力，使安理会履行庄严的义务，立即和**不加搪塞地**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种族隔离制度南非的另一位发言人那天的发言，除不时谩骂之外，主要是表演了一场恶毒而可笑的闹剧，说什么下月份要在法西斯主义南非举行全由白人参加的所有民主选举。他的发言理应得到应有的鄙视，不值一驳，然而我却要提醒安理会不要轻视它，而要注意他在发言末尾发出的关于立即单方面宣布纳米比亚独立的威胁。

安理会应该做好准备，使自己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应付万一会出现的这种局面。

至于安理会内那些使用否决权的人们及其同伙所做的发言和对投票的解释，我只能对他们说，我作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首席代表在联合国内履行职责的15年期间使我认识到，他们唯一明显的立场变化就是代表的调换无常，而不是他们这些政府政策的变化。

他们以崇高的理想来为自己的诚意和真挚辩护，但他们的行动一再违反他们的美言。我在这次辩论中再次看到空洞的借口与虚伪。我国人民继续遭受的无情屠杀、痛苦和贫困使我们继续指出这一真相。

我有时甚至认为美国常驻代表就是博塔政权的发言人。由于一再强调所谓相互安全概念和比勒陀利亚声称的“合法安全担心”，联系解决的理论与实践也随之花样翻新。但他们提问题的方式就好象是我们这些受害者和安哥拉的兄弟姐妹们要对我们自己的遭受的苦难和破坏负责，而实际上造成这些苦难与破坏的原因却是比勒陀利亚的颠覆及其对安盟武装匪徒的支持。安盟匪徒们仍在接受美国的军事和财政援助。

美国代表及其同伙谴责武装斗争，但他连对比勒陀利亚庞大的占领军及其继续破坏纳米比亚等事实都只字不提，就更不用说纳米比亚殖民冲突的根源所在了。

在联合国非洲代表团中有个久经考验的传统，这就是建议民族解放运动出席安全理事会。在眼前情况下，正是安理会中的非洲代表团要求听取合法组织发言人的意见。一直是这样做的。安理会中非非洲代表团促进多党会议傀儡集团的利益这一事实使大家明白，他们代表的是谁的利益。这个集团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由比勒陀利亚叛徒组成的，是于1985年6月17日作为所谓临时政府在纳米比亚被扶上台的，但是已被安理会第566(1985)号决议宣布为无效。

我们对辩论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与会代表的能力和他们发言的质量对我们的人民有很大影响，我们感到宽慰，我们的人民正在为使我们国家获得彻底解放而进行正义的合法斗争。我们感谢与会代表们重申了辩论的政治目标，即：通过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我们将要回到各自的战斗地区，继续加强这场斗争，其中特别包括为实现真正独立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我要诚恳地感谢并赞赏决议草案提案国，即：阿根廷、刚果、加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赞比亚等国的代表团。我们十分感谢他们以及所有投赞成票的其它代表团。我相信，这次投弃权票的那些国家今后能够加入到多数当中来。我们欢迎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投弃权票，而未投反对票所表示的立场。

我们同我们一些朋友已开始考虑各种方法，使大会能够根据《联合国宪章》行使特殊权力，以加速执行载于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我们将会回来再次请我们这个庄严的机构采取行动。但如果大多数人们的意愿再次受挫，那我们就认为，联合国其它有关机构应充分履行职责。我们认为，纳米比亚问题在联合国内已经发展到了如此重要的地步。

一旦联合国秘书长能够告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比勒陀利亚愿意签署停火协定，我们就会十分高兴地向他保证我们愿意合作。我们祝他在为此目的进行的不懈努力取得成功，并重申我们对第435（1978）号决议的承诺。

最后，我再次感谢主席你的谅解和合作，感谢你干练有效地主持了安理会工作。

1987年是再次奋起献身斗争的一年。

主席：发言名单上没有人再要求发言的人了。因此，安全理事会结束了本议程项目现阶段的审议。

下午5点30分散会。